

Mirror Image

镜 像

[美] 桑德拉·布朗 Sandra Brown 著

马红旗 徐烨 译

悬念女王系列

Sandra Brown

群众出版社



悬念女王系列



Mirror Image

镜像

[美] 桑德拉·布朗 著

马红旗 徐焯 译

Sandra Brown

群众出版社

图字:01—2008—144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像 / (美) 布朗著; 马红旗, 徐焯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 1

(悬念女王系列)

ISBN 978-7-5014-4375-8

I. 镜… II. ①布…②马… ③徐…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5361号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Maria Carvainis Agency Inc.
and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镜 像

[美] 桑德拉·布朗 著

马红旗 徐焯 译

责编 晓潇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15号楼

邮 编: 100078

电 话: (010) 52173000 转

网 址: www.qzcb.com

电子邮箱: qzs@qzcb.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蓝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7.25 字数: 358, 000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册

ISBN 978-7-5014-4375-8/I·1802 定价: 30.00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桑德拉·布朗 (Sandra Brown)

作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家，桑德拉·布朗 (Sandra Brown) 往往能以巧妙到难以置信的悬念，吸引万千读者的眼球，并被热烈追捧为“悬念女王”。2008 年被美国惊悚悬念小说家协会评为“悬念大师”。

除此而外，桑德拉·布朗小说中那美丽到无以复加的爱情，也是万千书迷绝难抗拒的。

正是“悬念+爱情”的特色套餐，每每能让读者大快朵颐，齿颊留香，回味无穷。

《黑色星期二》、《无法言说》、《不在场证明》、《目击证人》等，均曾创下霸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数周的纪录。

自 1981 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桑德拉·布朗出版了六十五部作品，获奖无数。小说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销行世界达七千万册之巨。她创作于 1992 年的《法国丝绸》曾被 ABC 改编并制作成电视连续剧，创下收视率新高。

从事专业写作之前，桑德拉·布朗做过模特，在电视台做过导演与主持。

现与丈夫生活在德克萨斯。

导读

那一场物是人非的喧嚣

在中国，美国文学学者对桑德拉·布朗（Sandra Brown）不很熟悉。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她却是常青树。她的作品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民众的阅读必选。这位德克萨斯才女曾做过模特、电视节目主持和新闻主播，深受观众喜爱。1981年起，她毅然放弃这一切，转而开始文学创作，一发而不可收，一次又一次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在桑德拉的众多作品中，《镜像》意义非凡。它出版于1990年，很快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备受读者追捧。此后，她的每一部新作都会位列榜单或榜首。之前出版的作品也被重新认识，悉数补登畅销书榜。从这个意义上，《镜像》是桑德拉·布朗创作生涯中里程碑式的作品。

《镜像》也开启了她通往悬念小说创作的大门。之后的十几部作品中，桑德拉始终沉浸在营造悬念的无穷乐趣中。更为重要的是，她的小说让人品味人生百态的同时，得以享受更多解谜的乐趣。这该是桑德拉·布朗对阅读期待的改写了。

在《镜像》中，一次意外空难，一次错误整容，使得KTEX的新闻记者埃弗里变身为参议员候选人泰特的夫人卡罗尔，也因此卷入一场谋杀阴谋。随之展开的跌宕起伏的情节中，爱情、友情、事业、家庭、复仇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几乎每一页都能让读者神经紧绷。

生死洗礼中，爱情之花依然孤独倔强地绽放着，在风雨中毅然挺立，为心中的果实等待，等待。在埃弗里最需要安慰之时，泰特始终守护着她，让她有了依赖和爱。正是出于对真爱的执着和珍惜，还有作为记者对事业的追求，埃弗里将错就错。不惜背负卡罗尔的身份带给她的种种责难和侮辱。尤其痛苦的是，埃弗里不得不承受来自她所爱的泰特的误解、辱骂和非难。

参议员竞选究竟鹿死谁手固然是关注焦点，埋伏在终点处蠢蠢欲动的到底是什么，却也玄机重重。长久以来，泰特都在为竞选做准备，面对强劲的对手和自己的智囊团——竞选经理人埃迪和哥哥杰克、父亲等，泰特这位温情男人一直坚守着最本初最真挚的理念，执着而坚定。作者在着力塑造这个带有几分纯真而又忠于自己的政治信仰的人物的同时，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有关美国竞选活动的生动画卷。

和家庭有关的故事因为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剪不断，理还乱。值得注意的是，布朗在这条情节线上的匠心独运和细致缜密。两组家庭中存在的三角形关系形成鲜明对照，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艾里什不是父亲却胜似父亲，对埃弗里有着无私的关爱和帮助。他为埃弗里及其母亲付出的是最为崇高的爱，不求任何回报。泰特的养

父纳尔逊终其一生都在谋划着对妻子琪和战友之间爱情的报复。他无法平息心中的妒火，精心策划一桩桩阴谋，让妻子在痛苦中老去，他还为养子泰特设计了一条极富戏剧性的死亡之路，让妻子的背叛受到最终惩罚。为此，他不惜牺牲亲生儿子的前程。布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将这两条对比线一明一暗。直到最后真相大白时，读者豁然开朗，惊诧于其间的巨大反差和强烈对比，在对她情节的精妙设计和掌控的赏识中获得最大的阅读愉悦。

和友情有关的故事，总是闪烁着友好愉快的光芒和为了朋友全力以赴的豪气。可越是耀眼的光芒之下，也必然会有更黑暗的阴影。就是人们常说的“灯下黑”。“灯下黑”有时掩藏着无伤大雅的小小恶作剧，有时则是恶毒的阴谋。泰特所面对的“灯下黑”却与性命攸关。对于这样的情节设计，任何松懈和不严密都可能导致整个故事的松散，并进而影响到整部作品悬念气氛的营造。布朗女士当然深谙此道。她只是按照情节一路铺陈，以事实引导读者相信泰特朋友的真诚。而当谜底揭晓时，读者知中了布朗女士的圈套——我们被愚弄了，却很开心！

和阴谋有关的故事总是藏在暗处，在温暖好幸福的背后。从一开始，读者就被告知有一个阴谋。随后，阴谋中渗出的阴森森的风吹得几位知情者——先是埃弗里，然后是艾里什和乔——不寒而栗，坐卧不宁。由此，一连串的为什么也在一个接一个展开。竞选背后等待泰特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泰特的妻子卡萝尔的变化翻天覆地？为什么琪的脸上终日没有笑容？为什么纳尔逊永远那么镇定？为什么杰克能长期忍受亲情的不平衡？为什么克制能力极强的埃迪却对泰特的侄女兽性大发？为什么泰特竞选巡回演讲时总有人尾随其后？他是谁？谁在幕后操纵着这一切？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问号越来越大。当读者快要被这个巨大的问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也正是悬疑被揭开的时候。一切都拆解的那么迅猛，令人目不暇接。高潮就这样淹没了我们，让我们不知所措，却也留下了巨大的回味空间。

这就是她用文字幻化出的真实而又奇妙的世界。她的文字简洁、精巧、准确、富有感染力。但所有词语又道不出那种箭将离弦的紧张和扣人心弦之感。不经意间，每个人都被桑德拉拖入她早就规划好的世界。细节描写精妙细腻，让人不易察觉。可细微的事情一经她的生花妙笔，就具有了不可抗拒的巨大能量，渗透到情节发展的每一处神经末端，并进而充溢延展开来，使得整部作品形成一个完美无缺的整体。

桑德拉的小说趣味横生，耸人听闻，纠缠曲折的情节和一浪接着一浪拍打在读者心头的强劲节奏，能够调动起最大阅读兴趣。2008年，她获得了“惊悚悬念大师”的称号。这是国际惊悚悬念小说家协会的最高奖项。“惊悚悬念大师”对她来说，真可谓实至名归。《镜像》足可佐证。惟一的感慨就是，它似乎来得稍微晚了些。

马红旗 徐烨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于北京

序

无论如何，这样的天气最适合飞行。一月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一片湛蓝，看着就让人眼晕。视野无限。从北面吹来的微风，清爽宜人，对飞行毫无影响。

每天这个时候，机场交通逐渐变得繁忙。但有地勤人员高效率的工作，一切都正常有序地进行着：没有飞机在空中盘旋，等待降落；跑道上也只有几架飞机在依次准备起飞。

这是一个平常的周五早晨。在圣安东尼奥国际机场，美航 398 次航班旅客惟一不太方便的就是进机场。机场前的高速公路主干道 410 西道正在施工，汽车一辆接一辆，排了将近一英里长。

不过，九十七名乘客已按时登机。随身行李放到头顶的行李舱，系好安全带，坐下来看着书，翻着杂志，读着报纸。空乘人员在做着起飞前的例行检查。乘务员则说说笑笑，把饮料和煮好的咖啡摆放在手推车上。最后一次人数清点完毕，登机通道收回。飞机缓缓滑行到跑道末端。喇叭传出机长友好的拖着长腔的声音，向旅客通告飞机就要起飞了。没有一个人，即使是机长，预料 398 次航班起飞不到三十秒，就轰然坠落了。

“艾里什！机场刚有一架飞机坠落。”

他猛地抬起头，“坠毁了？”

“在燃烧着呢！跑道尽头可是火焰冲天！”

新闻主管把最新的尼尔森收视率资料扔到杂乱的办公桌上，猛地站起来。对于他这样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如此敏捷真是让人羡慕。艾里什绕过桌子，冲向玻璃隔间的小门，差点把告诉他消息的记者撞倒。“起飞还是降落？”他扭头问道。

“不确定。”

“有活下来的吗？”

“不确定。”

“航班还是私人飞机？”

“不确定。”

“该死！你是不是连是否坠机都不确定？”

一帮记者、摄影师、秘书和打杂的，都挤在收音机旁，听着警察局送出的消息。艾里什的胳膊肘把他们推到一边，挤了进去，调大了音量。“……机场跑道。目前没有生还者的迹象。机场消防队正赶往现场。烟尘、火势严重。直升飞机也赶来了，救护车正……”

声音嘈杂不堪。艾里什咆哮着开始发布命令，“你！”他指着刚进办公室的男记

者说，“带上现场遥控设备，给我尽快赶到事发地点去！”记者和一位摄影师拔腿就走，冲向大门。

“谁打来的电话？”艾里什问。

“马丁内斯。他开车上班。410 路上堵车了。”

“他还在那儿吗？”

“在。正用汽车电话和我们通着话呢。”

“告诉他尽可能接近失事飞机，多多录像！等移动设备过去了再说。再调一架直升机。电话说有人找到飞行员了，正在直升机上采访。”他眼睛朝周围人群扫过去，“艾克还在吗？”

“他要找的是早间新闻主持人。“他还在厕所猫着呢。”

“把他给我找回来！告诉他到演播室做好准备。我们要插播新闻。我要机场塔楼上的调度员、机场官员、航线负责人，还有警察的采访。我要他们的意见——我要马上可以播出去的东西，在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家伙把大家的嘴堵住前。快去，哈尔！谁给埃弗里打电话？她在家呢！告诉她——”

“不可能。她今天要去达拉斯！还记得吧？”

“该死，我忘了。哎，等会儿！”艾里什捏着他的手指，充满希望地说，“她可能还在机场呢。要是那样，她就能先到一步。要是能进入美航指挥塔，她肯定能挖出人们感兴趣的事儿。她来电话，马上通知我。”

他兴奋不已，回到收音机前，急切地想要听到最新消息。这意味着周末又不能休息了；意味着加班和头痛，冰冷的饭菜和走味的咖啡。但艾里什乐在其中。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得上飞机失事这样的大事件。它可以保证，整整一周都有充实的新闻，还可以提高收视率。

泰特把车停在屋前，向车道上的饲养场工头挥了挥手。工人正要开着轻型小货车出去。一只杂交的牧羊犬冲着泰特扑了过来，绕着他的膝盖蹭来蹭去。

“嗨，谢普。”泰特弯下腰，伸手拍了拍牧羊犬蓬松的脑袋。它抬起头，满脸崇拜地看着他的主人，好像他就是英雄。对泰特，很多人也会像谢普，对他充满尊敬。他身上确实有很多令人崇拜的东西：从头上凌乱的棕色头发，到脚下磨出毛边的靴子。他简直就是男人中的极品，女人的梦中情人。与此同时，他有多少狂热的崇拜者，也就有多少同样狂热的反对者。

命令谢普呆在门外，泰特进了屋。他摘下太阳镜，走进宽大的客厅。靴子后跟在大块地砖上发出回响。厨房飘出一阵阵咖啡香味。他径直走了过去，肚子这时咕噜咕噜叫了起来。这让他想起，一早他就去了圣安东尼奥，跑了个来回，还没吃东西。他想象着能有一顿丰富的早餐，牛排烤得恰到好处，松软的摊鸡蛋，几片抹了奶油的热面包。肚子叫得更厉害了。

父母亲坐在厨房的圆形橡木餐桌旁。桌子从泰特记事起，就在那里了。泰特走了

进来，母亲转过身，神情恍惚，脸色惨白。父亲纳尔逊立即站起来，伸出双臂，朝他走来。“泰特。”

“怎么啦？”他不解地问道，“看看你们俩！别人还以为刚刚死了人呢？”

纳尔逊向后退了退，“你没听汽车广播吗？”

“没有，听磁带了。怎么了？”一阵恐慌袭来，“到底什么事？”他看了看放在厨房砖砌台面上的便携电视。他进来前父母的全部注意力都在电视上。

“泰特，”纳尔逊情绪激动、声音沙哑地说，“二频道在‘命运之轮’节目中插播了一条新闻。几分钟前，一架刚起飞的飞机坠毁了。”泰特胸脯一上一下，呼吸也随之急促起来。

“现在，还没有确定失事飞机的班次。但他们猜测——”纳尔逊停住了，难过地摇摇头。餐桌旁，琪拿起一张潮湿的克里内克斯纸巾，捂住了紧闭的双唇。

“卡萝尔的飞机？”泰特声音嘶哑地问道。

纳尔逊点了点头。

她在浓烟里使劲挣扎着，寻找出路。尽管看不到尽头，她依然安慰和鼓励自己，外面肯定是一片晴朗清新。才过一会儿，她就在想，这样拼命也许真不值得。但她身后是那样的令人恐惧，迫使她继续向前爬行。

她疼得撕心裂肺。一会儿是难得的昏迷，一会儿又被随之而来的强烈得不可阻挡的疼痛刺醒。两种感觉交替着，频率越来越快。她都说不清楚具体是哪里疼。身体内部，身体表面，疼痛无处不在，浸透了她，折磨着她。正当她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一股暖流涌过全身，像是有一种神奇的魔药洗刷了她的筋脉，疼痛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了一会，她又在祈祷上帝，能再次让她失去知觉。

尽管身体经麻木，可意识却更加清晰。她开始集中注意力，努力辨别各种模糊不清的声音：防毒面具下不停的呼呼声、电子设备持续的嗡嗡声、塑胶鞋底踩在砖面上的吱吱声，还有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

她从昏迷中醒来了，无意中听到，身边有人在低声说话。“……难以置信，太幸运了……那么多燃料洒在她身上……触着火了，但大部分都是皮外伤。”

“多长时间……恢复？”

“……耐心……像这种心灵创伤，可比身体的……”

“做完……看起来……什么样？”

“明天外科大夫……他和你……手续。”

“……脱离危险……感染。”

“……影响胎儿？”

“胎儿？你太太根本没怀孕。”

这些话对她来说，根本没什么意义。它们像外太空的流星，急嗖嗖地飞向她，打乱了她的平静，躲闪不及。她渴望感知那种绝对的虚无，忘记周围的一切。于是，她把声音驱逐出去，再一次沉沉地陷入到松软的枕头里。

“泰特太太，能听到我说话吗？”

几乎是条件反射，她做出了回应，低沉的呻吟从她胸腔窜出，一阵刺痛。她努力睁开双眼，却做不到。只有一只眼睛睁开一条小缝儿。一束强光射了进来，刺得她头骨生疼。最后，让人讨厌的强光终于渐渐消失了。

“她醒过来了。马上通知她丈夫！”看不到人，只有声音。她努力朝着那个方向扭头，却怎么都动不了。“你手头有他宾馆的电话吗？”

“有，大夫。”弥漫的灰白色浓烟消散了。刚才她迷迷糊糊听到的，现在，在她头脑中都有了确切的意思。她能听明白，可仍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泰特太太，我知道你正经受着巨大的煎熬和折磨。不过，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减轻你的痛苦。你现在不能说话，所以别太使劲，放松就好了。你的家人很快就到。”

一股急速的血流涌上她头部，脑子一下子嗡嗡作响。她想要呼吸，却发现不能。呼吸机正在旁边运作，空气直接通过嘴里的管子，送她的肺部。

她又试着睁开眼睛，只有一只眼能睁开一条小缝。随即，她感受到了模糊的光线。想要看清楚的确很费劲，可她努力盯着周围。渐渐地，眼前模糊的景象越来越清楚。的确，她是在医院。这是她惟一清楚的事情。但是，怎么来的医院？为什么来的？应该和她甩在身后的可怕噩梦有关，但她现在不愿回忆，只是细想着现在。

她一点都动不了。不管怎么使劲，胳膊和腿都动不了。头也不行，她感觉像是密封在坚硬的蛋壳中。她被这突如其来的瘫痪吓住了，不会是再也动不了了吧？

心脏开始剧烈跳动。就在那时，有人来到旁边，“泰特太太，不用害怕！你会好起来的。”

“她心率太快！”有人说。

“我想，她大概是太害怕了。”她认出这是第一个声音，“她现在意识还不清楚，还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穿白衣服的朝她弯下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已通知了泰特先生，他正在路上呢。能见到他，你肯定很高兴，是吧？你能醒过来，真是让他大大松了口气啊！”

“真可怜。你能想象，醒过来了还得接着受这么多罪吗？”

“我还想象不到，她竟然能从坠毁的飞机上活下来呢。”

无声的尖叫在她头脑中回响。

她全都想起来了！金属发出刺耳的声音！人群在尖叫！黑色浓重的烟雾！熊熊燃烧的火焰！赤裸裸的恐慌！

多次乘坐飞机，被无数乘务员叮嘱过。她本能地按照紧急提示要求的行动起来。逃脱机舱后，尽管什么都看不清，她仍拼命跑了起来。要跑出这个满是红色的血和黑

色的烟的世界，尽管每一步都伴随着巨大的疼痛，她仍不放弃，还抓着一——抓着什么？她想起那是什么值得让人珍惜的东西，是她必须带到安全地带去的东西。她记起了坠落瞬间，尽管一直往下掉，她仍没忘记最后看一眼这个世界。与大地硬生生相撞，她竟没有感觉到丝毫疼痛，接着就失去了知觉。现在，她仍未感觉到剧烈疼痛。

“大夫！”

“什么事儿？”

“她心脏越听越快，奇怪。”

“嗯，我们会让它慢下来的，泰特太太！”大夫有把握地说道，“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什么可担心的。”

“马丁大夫，泰特先生来了。”

“先不要让他进来。等我们把她情况稳定了再说。”

“出什么事了？”一个声音仿佛从远处传了过来，带着不可抗拒的威严。

“泰特先生，请给我们几——”

“卡萝尔？”

她忽然意识到了他的到来。他弯下腰来，离她那么近，轻柔地说着安慰她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知道，你很害怕，也很担心。不过没关系，你会没事的。曼迪也是。谢天谢地。她只是几处骨折，胳膊有些外伤。妈妈在医院陪着她呢。她也会好起来的。听到我说话了吗，卡萝尔？你和曼迪活了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他头部后方正好是明亮的荧光灯。她看不清他的模样，但可以从轮廓隐约拼凑出他的样子。她紧紧抓住他说的每句话。他如此坚定。她相信他。她去抓他的手——试着去抓。他一定感觉到了她静静的恳求，似乎想要与他交流，随即把手轻轻地放到了她的肩膀上。由于这样的接触，或许可能因为注入她体内的镇静剂开始生效了，不安逐渐消失。她放纵自己。身边的陌生人和他坚定的声音，让她觉得安全不少。

“她快睡着了。你可以离开了，泰特先生。”

“我在这儿待着。”

她闭上眼睛。他模糊的影像消失了，药效越来越强烈，像是摇摇摆摆的小船，载着她驶向安全的、无人注意的港湾。谁是曼迪？她猜测着，她认识这个叫她卡萝尔的人吗？为什么人们都叫她泰特太太？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夫妻吗？她甚至都不认识他。

再次醒过来，他还她身旁。她只知道时间一分钟，一小时，一天天流走，与这个特护病房似乎没有任何关系，而她的疑惑却与日增加。她一睁开眼睛，他就马上弯下身子，“嗨。”

看不清楚他的样子真是让人伤脑筋。她还是只能睁开一只眼睛。头上裹满了绷带，一动不能动。医生还警告她不要说话。脸的下半部分好像被什么东西固定住了。

“能听懂我的话吗，卡萝尔？知道你在哪儿吗？能听懂的话，眨眨眼睛好吗？”

她眨了眨眼。他的手动了一下。“不错。”他叹了口气，“他们说，你现在不能受任何刺激。但我了解你，你想知道所有事情，对吧？”她眨眨眼。

“还记得你搭乘飞机吗？那是前天。你和曼迪打算去达拉斯购物，并在那待几天。你还记得坠机吗？”

她不顾一切地想要告诉他，她不是卡萝尔，也不知道谁是曼迪。但她还是眨了眨眼睛，表示知道坠机事件。“你们只有十四人活下来了。”

他用纸巾擦去她脸上的泪痕。她才意识到流泪了。他的手看起来那么有力，拍在她身上却那么轻柔。“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大概只有上帝才知道吧！你带着曼迪，从着火的飞机残骸中逃了出来。还记得吗？”她没眨眼。

“好吧，没关系。不管怎么样，你做到了。你救了她。当然了，她很不安，也很害怕。我想，她心理受到的伤害，比起身体更严重。这才是难以治愈的呢。她断了的胳膊接好了，以后会没事的。有些烧伤，但不需植皮手术。你……”他像要进入她的内心，深深地盯着她的眼眸说道，“你用你的身体保护了她。”

她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盯着她。但他好像还是不太相信发生的一切。他移开视线，首先打破僵局，继续向她解释事情的始末。“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着手调查。他们找到了黑匣子。看起来一切正常。可一个发动机爆炸了，点着了燃油。整个飞机都着了。机舱彻底着火前，你抱着曼迪，通过紧急出口，冲到了机翼上。

“另一名生还者说，你拼命解开她的安全带。他说，你们三个冲出烟雾，找到了出口。他说，你的脸上全是血，肯定是飞机撞向地面时受了伤。”

细节她都不记得了。飞机失事时，即使不被烧死，也会因为浓烟窒息而死。一想到这些，她就感到恐惧。她只记得这样的恐惧。他夸她在灾难面前英勇果断。而她所做的，只是出于生物本能的求生欲望。灾难的记忆可能会慢慢恢复。也可能永远失去。她甚至都不确定是否愿意回忆。再次想起飞机失事后的分分秒秒，会让她如回地狱，痛苦不堪。如果只有十四人活了下来，那么，还是有更多人失去了生命。能活下来，她也止不住困惑。在与命运的搏斗中，她选择了生。而她可能永远都说不清这都是为什么。

视线逐渐模糊，她知道自已又哭了。他只是默默地用纸巾擦拭着未被包裹的眼睛。“他们测试了你血液中的气体，决定给你带上呼吸器。有一点轻微的脑震荡，但没什么大碍。还有，你从机翼上跳下来，摔坏了右边的胫骨。”

“双手烧伤了，用绷带绑着，夹板夹着。真是感谢上帝！除了肺部吸入过多烟尘，其他都是外伤。”

“我知道，你担心你的脸。”他不安地说道，“我不会瞎说的，卡萝尔。我知道，你不希望我那么做。”

她眨了眨眼睛。他停下来，不安地盯着她，“你的脸伤得严重。不过，我聘请了全国最好的整形医生。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像你这样的整形手术，他很是在行。”

她的眼睛拼命眨个不停。不是表示理解，而是因为焦虑担心。即使有幸能活下来，就这样仰面朝天躺在特护病房里，女性的爱美之心仍让她觉得，整形手术听起来实在让人不安。

“你的鼻子和一个颧骨塌了；另一个颧骨是粉碎性骨折。所以，你的眼睛才用绷带绑着，因为没什么东西能支撑它。”

完全是出于害怕，她在心中发出了轻微的声音。“放心，你的眼睛没有失明，真是谢天谢地！你的上颧骨也断了，但整形医生能弄好它。全部都能弄好。你的头发也会再长出来。重新移植的牙齿会和你以前的一样整齐漂亮。”

她现在没有牙齿，也没有头发。“我们把你最近的照片都给大夫送过去了，各个角度的都有。他会让你变得完美得不得了。你脸上的烧伤也没伤到真皮，用不着植皮手术。大夫说，老皮脱落后，新的皮肤会让你看起来年轻十岁。你肯定会喜欢的。”

她无法捕捉到他话语中细微委婉的语气变化，只能抓住一些关键词。其实，意思很清楚，就是说，绷带下面那张脸现在惨不忍睹。疼痛再次涌了上来。他一定也发觉了她的痛苦，因为他又把手轻轻放在她肩上，用这样的方式与她交流着。“卡萝尔，告诉你有关伤势的真实情况，并非想让你担心。我知道，你放心不下。我想，全都跟你说了，你才能做好心理准备。以后，还得受不少苦啊！”

“肯定会很难受。不过，家里每个人都会全力支持你。”他停下来低声道，“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直到你对整形手术满意。还得让你回到以前的样子。这段时间，我不会考虑自己的事情，我答应你。这是我欠你的，因为你救了曼迪。”

她试着摇头，想告诉他一切都不是他说的那样。但根本没用，动都动不了。她试着说话，可插在喉咙里的管子又让她吸入太多烟尘的食道疼痛不已。

挫败感油然而生。这时，一名护士走进来，让他离开一会儿。当他的手从肩上下来一刹那，她忽然觉得如此孤独，好似被抛弃了。护士给她打了一针镇静剂。药液在血管中流过，她渐渐昏睡过去。药效那么强烈，她根本无力抵抗，只能妥协。

“卡萝尔，能听到我说话吗？”她被叫醒了，可怜地呻吟着。药物让她沉沉地陷在床上，毫无生气，好像除了大脑，身体全都死了一样。

“卡萝尔？”那声音低低的，缓缓窜到了她绑着绷带的耳朵里。这不是泰特。她觉得，她能辨别他的声音。可现在，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她不知道谁在和她说话。她想避开这个声音。它没有泰特那么温柔，那么安慰人心。

“你还在危险期，很有可能活不下来。不过，你要觉得活不过来，记住，即使能够，也别做什么临终忏悔。”她怀疑这是一场梦。她惊恐地睁开眼睛，发现屋子如往常一样明亮，呼吸器发出有节奏的嘶嘶声。那人在她视野之外。她看不到，但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我们仍是一伙的，你和我。你已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了。所以，最好别想。”她使劲眨眼，试图清醒过来。可枉费力气。她只知道他在旁边，却不知道他的模样和特征——只有空洞、邪恶的声音。

“泰特别想活着就职。飞机失事给我们添了麻烦。不过，你要不害怕，我们还可

以利用这个机会，听到了吗？如果你能好起来，我们接着干。永远都不会有参议员泰特！他必须死！”她使劲闭紧眼睛，试图驱走越来越强烈的恐惧感。

“卡萝尔，我知道你能听见我说话。别装听不见。”过了一会儿，她重又睁开眼睛，使劲朝一边看去，还是看不到什么。不过，她能感觉到，他走了。

呼吸罩上的循环器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几分钟过去了。她在半睡半醒中挣扎着，与特护病房中的一切——药物的作用、恐惧、昏迷，拼命搏斗着。又过了一会儿，护士进来，检查输液瓶，量了血压。她有条不紊地操作着。要是有人进了她的房间，护士肯定知道。病人情况一切正常，她满意地离开了。又要睡着的时候，她说服自己相信，刚才那只是一场噩梦。

泰特站在宾馆房间的窗前，凝视着高速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汽车的尾灯和前灯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反射出一排排红色白色的光。

听到身后有人推门，他跷起脚尖，以靴子的后跟为支点，转过身子。向哥哥点点头，算是打招呼。“我刚才给你房间打电话了。”他说，“你去了哪？”

“在楼下酒吧喝了点啤酒。马刺队和湖人队正在比赛呢。”

“哦，我忘了。谁赢了？”

他哥哥皱皱眉，似乎在嘲笑那个问题多么愚蠢，“爸爸回来了吗？”

泰特摇摇头，放下窗帘，离开窗户。

“我饿了。”杰克说，“你呢？”

“好像有点儿。我还没想这事儿呢。”泰特身子跌坐在松软的椅子上，揉着双眼。

“泰特，你要是再这样不好好照顾自己，对卡萝尔和曼迪一点儿好处都没有。你看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

“谢谢。”

“我说的是真的。”

“我知道。”泰特说着，放下手，给哥哥挤出了一个笑脸，“你就是太老实，一点儿都不会拐弯。所以我是政客，你不是。”

“政客不是个好词，记得吗？埃迪特意告诉过你，不要再说它。”

“跟家人和朋友说都不能吗？”

“养成习惯就麻烦了。你最好再也别用这个词。”

“行啦，还有完没完？”

“我就是劝劝你。”

泰特低下头，“对不起。”他把弄着手里的遥控器，一个接一个地换台，“我告诉卡萝尔她脸上的伤势了。”

“你告诉了？”杰克弯腰坐在床边，身子前倾，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和弟弟不一

样，他穿着宽松套装，白色衬衣，打着领带。可现在，天色已晚，他衣服皱得不成样子。硬挺的衬衣耷拉下来，领带也松了，袖子卷上来，坐了一天，裤子膝盖全是皱。“你告诉她的时候，她有什么反应吗？”

“我哪知道。”泰特嘀咕着，“除了右眼，我什么都看不到。不过她流泪了。我知道她在哭。我了解她，她那么自负。要是知道绷带下面的样子，她肯定会歇斯底里。身子能动的話，她绝对会在走廊疯狂奔跑，失声尖叫。要是你，你不这样吗？”

杰克垂着头，仔细打量着他的手，像是在想，要是他的手也严重烧伤，再用绷带绑起来，会是什么样子。“你觉得，她还记得飞机失事时的情景吗？”

“看样子她记得。不过，我不清楚她记得多少。细节实在太可怕了，我都没说，只是告诉她，除了她和曼迪，还有十二个人活了下来。

“今天晚上的新闻说，他们还在鉴定烧焦和零散的尸体。”

泰特读了报纸上的消息。据报道，失事现场简直就是地狱。就是好莱坞也制作不出如此血腥而又残酷的恐怖场面。只要想起卡萝尔和曼迪经历了这样的生死磨难，泰特胃就会不由自主地抽搐。他会整晚整晚想着这事，难以入睡。登上飞机的死难者都有各自原因，各自理由。而每份死亡通知书却一样令人痛苦万分。

他想象着妻子和孩子的名字出现在死亡名单中：参议员候选人泰特的妻子和三岁女儿在398次航班失事中遇难。然而命运并没有如此安排。卡萝尔以惊人的勇气，让自己和曼迪活了下来。她们并没有死。

“我的天啊，外面瓢泼大雨。”纳尔逊从外面进来，响亮的声音打破了屋内的沉默。他一手在肩上托着大的方形比萨盒，一手甩着滴水的雨伞。

“饿死啦！”杰克叫道。

“我急匆匆地就赶回来了。”

“闻起来不错啊，爸爸！想喝点什么？”泰特走向镶在家具里的小冰箱。前一天，母亲为他放满了东西，“啤酒还是饮料？”

“吃比萨嘛，当然是喝啤酒了。”

“杰克？”

“啤酒。”

“医院的事怎么样？”

“他告诉卡萝尔她的伤势了。”杰克抢在泰特之前说。

“啊？”纳尔逊拿起一块冒着热气的比萨，咬了一口，边嚼边说，“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莽撞了？”

“有点儿。不过，我要是她，肯定想知道伤得严不严重。你也会这样的吧？”

“会吧。”纳尔逊喝了一小口泰特给的啤酒，问道，“你走的时候，你妈怎么样？”

“累坏了。我让她回来休息一会儿，今天晚上我陪曼迪。她说为了曼迪，她也要一直在那儿待着。她和曼迪说好了，不想破坏约定。”

“她是这么告诉你的？”纳尔逊问道，“她是因为心疼你，觉得你比她更需要休

息。再不休息，你就要累垮了。”

“我就这么跟他说的。”杰克说道。

“呵呵，比萨应该能让我精力充沛。”泰特试图说些俏皮话，让自己轻松些。

“泰特，别把我们的话当成耳旁风。”纳尔逊严厉警告，“别把自己累垮了。”

“不会的。”他朝他们举起一罐儿啤酒，喝了一口，神情严肃。“卡萝尔意识恢复了，以后的事她做了心理准备。我轻松多了。”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杰克说道。

“杰克，你能先提起这事真是太好了。”泰特用纸巾擦擦嘴，暗地里给自己打气。他似乎想要测测他们的耐心。“要不，再过六年，我再竞选议员吧？”

有那么几秒钟，餐桌上的气氛似乎就要凝固了。接着，纳尔逊和杰克同时发话。他们各说各的，互不相让，都想让泰特听到自己的声音。“看看手术进展如何，再做决定也不迟。”

“之前的工作就这么白费了？”

“现在，别想撒手不干，我的小兄弟！这次选举是惟一机会。”

泰特伸手叫停，“你知道我多么想参选，多么想当上议员。但我不能为了政治前途，让家庭受损失。”

“卡萝尔根本不值得你这样。”

泰特犀利的眼神盯着哥哥，“她是我妻子。”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随即又是一阵紧张的沉默。纳尔逊清了清嗓子，“当然。现在卡萝尔正经受着这么大的痛苦。你站在她那边，也是理所应当的。把她放在第一位，把你的政治前途放在第二位，真的让人钦佩，也很无私。我很高兴能在你身上看到这一点。”为了强调下面要说的话，纳尔逊的身体探过摆放在小圆桌上吃剩的比萨饼，“你记得，卡萝尔一直鼓励你竞选的。我想，你要是因她退出，她肯定会不安的，非常不安。”他边说，边使劲在空中挥舞着食指。“从另一个角度看，或许很残酷，很没有人情味儿。但这次不幸可能会帮我们大忙。它能帮我们免费宣传。”

泰特不耐烦地听着他们的分析，反感至极。他把揉在手中的纸巾狠狠扔在地上，从椅子上站起来，一圈一圈，漫无目的地踱步。“你们是不是和埃迪商量好了？我们通电话的时候，他说的和你们完全一个意思。”

“他是你的竞选经理人。”想到竞选还没什么进展，弟弟便要放弃，杰克就沉默不语，脸色也苍白不堪。“我们花钱请他，是为了给你出谋划策。”

“你的意思是说，我就得不停地听他唠叨了？”

“埃迪希望看到，泰特和我们一样，成为美国参议员，他并不在乎报酬。”纳尔逊站起来，露出明朗的笑容，在泰特背上轻轻拍了几下。“你的竞选十一月举行。到时候，卡萝尔会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你。”

“那好吧。”泰特平静地说，“我必须知道你们会无条件支持我。还有，以后几个月内，你们对我的要求，我会尽可能去完成。但也许只能完成一部分。”

“泰特，我们绝对支持你！”纳尔逊语气坚定。

“要是我不能全都顾及，你们可以理解我，对我更耐心一些吗？”泰特探询的目光在他们身上来回打量着，“我尽力吧！哪方面我都有责任。可毕竟我只是一个。”

纳尔逊向泰特保证，“你放心，我们会帮你打点好一切的。”

“埃迪还说什么了？”杰克问道。危机过去，他长长地松了口气。

“他正组织志愿者往信封里塞调查问卷呢。周末寄出去。”

“公众见面会呢？他还安排什么了？”

“暂定在硅谷的高中做演讲。我让他辞掉了。”

“为什么？”杰克不解。

“高中的小孩又不投票。”泰特理直气壮地说道。

“可他们的父母投啊。我们需要硅谷中的墨西哥人站在我们这边。”

“他们已经站在我们这边了。”

“别什么事都想当然。”

“我没有。”泰特说道，“不过，这样的事情，我必须考虑轻重缓急。我得花很多时间照顾卡萝尔和曼迪。所以，演讲都得重新计划。我需要重新选择时间和地点。对高中小孩的演讲，我觉得就没什么必要了。”

“你说的可能没错。”纳尔逊模棱两可地插了一句。

泰特知道父亲在迁就他。不过，他也顾不上了。他又累又不安，只想上床睡觉。睡不着躺着也好。他尽可能委婉地对父亲和哥哥说明了这个意思。

出去的时候，杰克转身拥抱了泰特，尽管略显别扭。“对不起，今晚把你逼得太紧了。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还有好多事等着你去处理。”

“你要是不逼我，我可能马上就变懒长胖了。我需要你来督促我。”泰特冲他露出迷人的微笑。竞选海报上，这样的笑容必不可少。

“要是你们没什么事，我想明天上午回趟家。”杰克说。“我得回家看看。看看家里其他人都怎样了。”

“家里一切都好吧？”纳尔逊问道。

“还好。”

“我在家的時候，看起來可不怎麼樣啊。你女兒范茜這幾天一直沒消息。你老婆……唉，你也知道她那個樣子。”他沖大兒子擺擺手，“要是男人像你一樣，在家裡說了不算，事情可就不好辦了。”他瞅了一眼泰特，接着說，“你也是一個德性。你們就知道讓老婆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接着，他又對杰克說道，“要不找多蘿西·雷幫幫忙，趁現在還來得及。”

“選舉以後吧。”他咕噥着，看着弟弟，“需要的話，我開車一小時就能過來。”

“謝謝。需要的時候，我會打電話。”

“大夫說什麼時候做手術了嗎？”